



的弄堂里一起看——经历过 80 年代的上海人都可以向你保证，这样的情节是真实发生过的，只要家有弄堂里唯一一台电视机，就会有过相似的经历。

上海的弄堂，不光有 80 年代的物什，还有 80 年代的气象——依看，八级电工的冬冬爸爸，被邻居们提起时都是带着一丝自豪和赞许的，这是上海人对于专业精神、匠人精神最早的认同；依再看，冬冬的同学小美要出国了，她的妈妈（刘涛饰）穿着好看的连衣裙，涂着好看的唇色，80 年代初，出国还是蛮稀奇的事情，但是同一条弄堂里打扮得好看的少妇可真不少，这是上海人对时髦的追赶，对时代变迁的迅速响应。

薛晓路作为唯一的女导演，在《回归》一章中展现了女导演的细腻，用大量的钟表来暗示升降旗数十秒背后，香港发展的沧海桑田。仔细看，这个故事背后有许多的隐藏条线——比如任达华的一条腿，可能是失于逃港，再比如任达华一句不经意的台词，暗示了回归前后的移民潮。从内地逃到香港，从香港逃到国外，这是香港当代史里的沧海，而数十秒交接仪式，只是其中一粟。

宁浩导演从成名作开始就是“草根”“接地气”“公路片”的代表人物，《北京你好》也不例外，葛大爷在胡同狂奔的时候我感叹：果然是坏猴子宁浩，这主旋律都能拍成公路片。

文牧野导演虽然看得出比前辈们稍逊一筹，但他的收尾其实也是电影界的薪火相传。第五第六代仍是中流砥柱，但第七代也开始逐个冒尖。



上图：《北京你好》聚焦 2008 年的奥运开幕式，不过萨马兰奇和张艺谋一个镜头都没有。

至于总导演陈凯歌的作品是哪一段，看名字就非常清楚了——《白昼流星》，除了凯爷没人能起这样诗意的名字。有部分观众将这一段列为最末，我却不能苟同。

这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“陈凯歌”故事——传说中，如果能在白昼看到流星，贫瘠的大地就会变成绿洲。但是戈壁滩上的孩子们，都看不到白昼流星，也看不到出路——直到，2016 年 11 月 18 日，执行完神舟十一号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景海鹏、陈冬返回地球，降落在内蒙古

四子王旗——有如流星划过白昼。

有人说这个故事不切实际，浪子回头哪里是看一眼飞船就够？确实，限于篇幅，《白昼流星》无法细细铺陈大量潜移默化的细节，但他要展示的也并不是“要想富先修路”“少生孩子多种树”这么具象化的扶贫致富经，而是“精神扶贫”。穷得扶不起来、对前途完全自暴自弃的两个孩子，先是遇到精神上的父亲（田壮壮），接着又遇到精神上的巨大冲击（飞船如流星划过白昼），这才惊觉：人生是可以有希望的。《白昼流星》就是这么一个醍醐灌顶的“顿悟”故事，或许是因为相比其他六个故事而言过于“寓言”而非彻底的“写实”，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。但“不同”绝不等于“最差”。

其实谁又能说这个故事不写实呢？陈凯歌用了当年真实的返回舱降落伞、真实的当年穿过的航天服，